



關於「自主」與「熱情」的成長紀實

陳寶采/ 衛生署八里療養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治醫師

(一)、你和孩子的距離在哪裡？

在空間上，人與人之間必須維持相當的距離，就像體操表演者一樣，既不能站得太近，以免牽絆彼此的動作；也不能離得太遠，否則隊伍就湊不成形，稀稀落落。

心靈上的距離也是如此。太親密了，讓人透不過氣來，找不到舒展的空間，無法細細品嚐自己真實的感受；太疏離了，又感受不到彼此的愛，讓關係就像斷了線的風箏，令人茫茫然無所從。

親子的困頓和問題也常源於此。家長和孩子常不知如何拉開彼此所需的距離，這不但壓縮了成長所需的空間，也讓彼此行為所導致的後果，無從歸屬責任。在這種相互牽絆混沌狀況下成長的孩子，待人處世常會情緒化與不安，甚至在想法上也是貧瘠的。

常常生悶氣的男孩

11歲的小宏被帶來門診，噘著嘴，老大不高興。對於任何招呼，總是強烈轉開身子，眼裏含著淚。小宏的媽則是哈著腰，替孩子解釋各種可能生氣的理由。

「小宏到底是什麼問題呢？」我問。

「上課多話，不認真，小時候抄寫還常漏字，我以為他過動，帶去醫院檢查，醫生都說沒怎麼樣……，我擔心他功課不好會學壞。」說著說著，小宏的媽好像想起什麼，「能不能勸他，讓我陪他到補習班。」

「什麼？」我突然感到好奇，進入少年期的孩子多半不喜歡家長跟班。

「我要跟他到補習班，聽了才知道怎麼教他。」媽媽回應。

「還有，他愛穿球隊的隊服，不穿制服，常與老師起衝突……，不喜歡的科目，像

音樂，就說不會，也不去補考，寧可拿零分。」原來，孩子還是學校的足球隊員。

這時，孩子的身體仍然緊繃，我一靠近時，他彷彿刺蝟，繃得更緊，後來索性蒙著頭，躺在椅子上。我搞不清楚他究竟在生誰的氣——媽媽、我，還是自己？

我委婉的告訴孩子，我尊重他，不會逼他說，如果 he 需要任何協助，我願意幫忙。小宏的身體這才慢慢鬆懈下來，彷彿卸裝的戰士，沒有戰爭發生。

我強烈的感覺到這樣的拉扯在小宏的生活中必定屢屢發生；當母親強行替孩子決定時，孩子只能以原始的方式拒絕；當這樣的拒絕或反抗換來一頓嚴厲的責罵後，反抗就變得更有理由了。

將近一小時的會談，都是小宏的媽媽侃侃而談她的想法與評價，當問及孩子對這些事的看法與反應時，媽媽先是支吾以對，然後很快又義正詞嚴地說出自己的期待。至於小宏的想法與個性，除了拒絕、愛生氣、愛哭以外，對我而言，還是非常的模糊。

孩子不學好，爸媽比他更緊張

這樣的例子還帶出另一常見的現象，就是「孩子不學好，爸媽比他更緊張」。媽媽甚至想陪孩子去補習！這雖是我們常見的「愛」，但是，當家長把對孩子的期待當自己的責任來執行時，就難免會出現許多越俎代庖、揠苗助長的情形，孩子的學習空間更形萎縮。

雖然人們常提到：學習的態度和習慣遠比成績重要。不過，由於學習的態度與習慣也反映在成績上，家長很容易又從成

績表現上來責難孩子的學習態度和習慣，使得孩子更想對家長「表裡不一」的要求。

這些說法還忽略了一些更根本的元素，就是學習的熱情與尋找的樂趣。

回顧自己的學習歷程，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父親對文學的敬仰和喜愛。直到現在，在腦海裡還可以具體浮現爸爸在提及雨果的《悲慘世界》，或《約翰·克里斯多夫》時，滿臉遮不住的感動。我的爸爸從來沒有告訴我這些書的詳細內容，我讀的卻是這些書如何暢銷一個平凡的靈魂。

教育也包括熱情的分享

當我看到爸爸發亮的眼神，卻又極力自制沒逼我去讀時，這些書對小小心靈的我來說，彷彿一箱神秘又豐富的寶藏，頻頻誘惑我去打探。

有時回憶這些童年記憶，我想爸爸一定認為那些不過是課外讀物罷了，沒有權力要求我讀，卻無形中把學習的自主權交给了我。正因為這麼自主的選擇，我至今仍持續每天閱讀的習慣。

因此，少了熱忱，教材的趣味化也不免流於形式的膚淺。孩子的學習不好，確實讓父母著急，但父母越急，孩子能為我學習的空間就越小。這時，再告訴家長學習的責任如何歸屬，其實家長是很難接受的。

臨床上，除了審視孩子有甚麼困難需要藥物及專業的介入外，關於提昇學習的動機，實在沒有什麼捷徑的好辦法，惟有認真檢視這些問題，回歸到孩子能力的基礎，放棄不當的期待，支持孩子，提供可努力及選擇的目標才是根本之道。畢竟人跟人相處，得有自主的空間，就像冬天的刺蝟

，必須各自擁有適當的距離，才能夠在不被刺傷下互相取暖。

（二）、尋找感動

關上冷氣，打開診間的窗子，秋風吹起了白色的布簾。氣象台報導，颱風在這方的海域徘徊。

她如約抵達診間，客氣而拘謹。我看到她白皙的手握著巴哈的樂譜及流行青少年的小說，問起：「你喜歡巴哈音樂嗎？」她悠悠地說：「這是老師指定的曲子，無所謂喜不喜歡。」接著問道：「將來想做什麼？」她的回答依然是平板的語調：「做些對人類有貢獻的事。」我們的對話就一直這樣單線的進行，彷彿一口無法激起任何漣漪的井，很難聽到她岔開主題，讓自己的感受自在地流動。

沉悶的空氣裡，我無由地想念起前年在維也納旅遊途中遇到的九歲男孩。在那黃澄澄的花園裡，男孩努力地用直笛吹奏莫札特的小奏鳴曲，雖然不如琴音優美，小男孩卻很得意地告訴我，那是他的新發現。

她被轉介到門診主要是體重一直增磅，家長告訴我，這孩子素來乖巧，父母也把她保護得非常好。已經是高中女生，卻從來不允許和同學到西門町逛逛。在診間會談時，不特別覺得孩子擔心自己胖，倒覺得她對生命感到索然無味。父母對她其實頗用心，讀了許多教養的書，也非常能鼓勵、讚美孩子，卻忘了太控制的环境讓孩子失去活力，彷彿一隻籠中小鳥，沒有飛起來的勁兒。而服食讓父母連她的食慾都要監控。

我告訴父母，「試著相信孩子吧！」

雖然這不是容易學得來的態度；試著帶她出去走走，告訴她自己的梦想，也聽聽她訴說自己的感受和屬於青春的無厘頭生活。

在診間，我所遇到的兒童青少年問題，牽涉的不僅是診斷，更關乎生活與成長。我們太相信功能性的教養可以塑造出自己想要的孩子模樣；卻忘了他們是敏感的生命。

記得，多年前從孩子的畫展回來，一起搭友人的便車時，住得相近的四個孩子在後座高興地聊起來。一位孩子在腳墊上發現兩個空寶特瓶，如獲至寶，立即向友人索討：「阿媽，這寶特瓶能不能給我？明天我們要資源回收。」友人滿口答應，叮囑孩子：「好呀，你們要記得回收，不能丟掉喔！」我的兒子突然若有所思地問友人：「你知道資源回收的意義嗎？」真是大哉問！當我和友人還在思索該如何簡短回答時，孩子們已經七嘴八舌，爭相告訴我們：「可以換獎卡啊，十張獎卡就可以換一份大禮物。」這些孩子還天真地問友人：「你想不想看我們換的禮物，換好後拿給你看。」

這些孩子幾乎無法感受垃圾場滿、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逐漸逼近。我想起在畫展時老師的話：「有些孩子畫完會問我，為什麼沒有分數？」這些孩子好像缺乏自我表達和對色彩世界的熱情，所以老師決定開放走廊的牆壁，讓孩子自行選擇自己喜愛的畫展示。

就像《夏子的酒》漫畫中，釀造出日本第一美酒酒藏的杜氏（釀酒工作的主持）向前來和他請益的晚輩說：「以前，我也曾思考過，是要釀出能在評鑑會中得獎

自主

的酒，還是充滿吟釀香的美酒……甚至想釀出喝的人和藏主（酒廠主人）都能大聲喝采的超級美酒。但是，藏主卻一點也不讚美我，他還說：大叔，杜氏是必須要有尊嚴的，不能將產品硬塞給消費者。這是好酒，值得讚美。但是，我希望你釀造的酒，能讓我感動，而不是讚美。」

教育不也是如此嗎？我們在強力灌輸的過程中，卻忘了與孩子分享知識的甜美與豐富；也忘了品嚐知識的過程，一如美酒，需要有情懷及尋找感動的空間。有時想想，現在的孩子還真可憐，從家長每天著名的聯絡簿到日常生活的安排，所有的生活都在大人的掌控下瀏覽無遺，使得生命的經驗除了學得好或壞的評價外，幾乎藏不住一處私己的空間，來尋找及體會自己感動的事物。

我想孩子的生命經驗裡，永遠需要這樣的成長空間。當這樣的空間被壓縮時，失去感動與樂趣的孩子開始以冷漠的面貌、失序的行為出現。這時候，年輕的生命便只能在飆車中尋找速度的感動、在競技中尋找感官的感動、在愛情中尋找發現自己的感動、在漫畫中尋找生活的感動。可惜的是，父母及師長除了否定這些玩意兒，卻無法以貼近他們的生活方式，陪他們重新尋找生命的熱情；當然更多的時候是成人對所處的環境已經麻木不仁了。

不知道成人在教養孩子的時候，能不能也有一點這位杜氏的思考：感動孩子吧，而不只是運用場情的、功能性的讚美或嚴厲的處罰。

